

(24×25)

一、五
巷子裡的霓虹燈已經熄滅，飯館酒店開始打烊。只有西式的燈籠，一盞盞暉紅的掛在巷裡。到底是中秋了，到了半夜，巷子裡也起了一陣陣帶着涼意的微風，吹得那些暉紅的燈籠來回的盪着。最後一加吃宵夜的客人，從巷尾走了出來，坐上計程車，要去了巷口。東條巷子，漸漸的沉寂起來。就在巷口圓城的樓頭，一盞盞的月亮，湧了出來，照耀着這裏。大得整個巷子，有多年沒有注意過中秋夜的月亮了，沒想到竟是如此圓大，如此的輝煌燦爛，好像一盞大探照燈，懸在巷口。

我们回乡的种子，比这个大多了。

窗白胖的身子皱了一皱眉。父親昨晚，安安靜高。他替我跟弟妹兩人，一人做了一隻柚子灯。沒想到父親那般熟練，節節，一滴水珠都不落，竟那般熟練，巧，几下便把柚子剥了出來，柚子殼整與損。他用一把水果刀，很用心地把柚子殼剝出兩個人面來，拿眼睛分辦一下，妹妹那隻嘴吧歪在邊，我那隻至右边，柚子灯圓是圓臉，笑得眼睛眯眯的。我們也如仁者般，把柚子灯又勾起，掛到了屋簷下。八月到中秋，母親煮上了香，對天祝禱一番，然後她坐到矮凳上，把弟妹抱進來，讓她睡去。父親在天井裡，背着手踱步走過去，一晚也沒有開口講過一句話，他走到柚子灯的下面，拾

飽嘔

雄仔与何事事，坐在師傅面前，在這一盞茶用子。師傅一起到阿偉便譏道：

「偉哥，你早不來，真閒閒過了！」

早起不參軍，阿偉笑通，多參，師傅也笑，今正是中秋，或取家裡阿老爺，才到這裏，老爺子睡下了，才寫出來。這二盒吉大店的鵝毛月饼，是老爺子叫天寶來送給師

傅多謝的，師傅過節的。

老爺子道：「師傅接过月饼说道：『你回去告訴他：『老爹的好口采，它樂得沒好處，未一腔便是個箇子，仁，十箇利市！』」

師傅拿起手上的那一盞茶，向我們說道：「兒子們，把椅子搬上，拿酒來，咱們也正功，如今

好

事

60

我們應了一切，七個人脚便將圓桌擺上了七付碗筷，和一拿盤，又拿碟，又拿匙，又拿羹匙，送來沒有吃完的几味酒，菜也端了出來，又把肉餅切上了，全數七個人，師傅在中，都入了座。師傅命小玉倒了酒，大家斟上。

你們阿偉可是商量，「師傅指着阿偉說道：『你暫時就吃他。」

我們都爭着敬阿偉的酒，阿偉邊說我們飲過一輪，挾了

一塊燒肉，正要送進嘴裏，師傅又拿盤，又拿匙，師傅道：「我該送了，回斗喝醉了，圓福，師傅道：『我送你。」

老爺子正要戒戒酒，師傅又拿盤，又拿匙，師傅道：「我送你甚麼？現在我比從前，高讓老爺，別的臉皮瘦，近百甚瘦，不敢心的？」師傅對向我們道：「你們這位師兄，

(24×25)

敬酒道：師傅大為驚愕，瞧着阿雄仔，佛腳聲的叫大
慶喜！
這可是有夠從過邊我兩句，僑也說多句。
老爺：傻仔也會做他爹了？
師傅吐嘶吐嘶的一杯酒一飲而空。
老爺：你有眼，白仔南霞。
你那點才未幾，老爺：達達終要因白白養你一場！
西，你如今通一達達為乃你哥兒，你就是這的孽障，達之
為了你，弄得有家歸不得，你這孽障。
給你拖累，一輩子
，你懂得麼？
阿雄仔望着師傅，已是淚哭。
阿雄仔！
僑也一再地應着，直到今天生升日。

「總前百個外字叫醉金剛。」
那石雨林道：「醉金剛，你這
老禪頭，都是你們師父給打出去的。是誰來到底邊？醉金剛
在後園裡把地窩打成窟窿，那裏藏著
了他就是挑阻者的守門神。」
師傅有笑有話說：「笑話，一坐道：
從前那些粗事，師傅也聽出來。現在師傅叫我來守
門，我還是事的。」
祖花用不着你了，咱们现在有了这个醉金剛！師傅說
着，在坐在他左侧的阿雄你的寬背上拍了一巴掌。
「達達，乾杯！」阿雄你喝起酒来，無聲無息的，向師傅

你们第一一樣也沒有
心，我看這
这个句子的
意思而以，
也如一个大

。那晚我在公園裡，他跳到在蓮花池的台階上，在
凌羊洞裏，用圓滑的口气回說，我說着你說着，我吃一步，
舌斗早咬折了。

師傅用扇子指了我們一轉，訓道：

「你們這起小兔竄爻，皆因底本不知食言，你們師傅吸」

「我們應該教那裡敢呀！」小玉坐着插嘴道。
「你少跟我花言巧語，你就是头一个，師傅指着小玉喝
道，你們也要摸小京心，这些日子，若不是師傅照應你們，
「你早就被逐出麻雀園落到底衙去了！」因有今天
魚在這裡坐在合盤上呢！阿偉，連你也太力。現在你大
少爺了，自己又把師傅放在眼裡了。如今師傅的病，
你也就吃了不少的。」

阿偉難忘恩師話

「師傅的恩典，元是一天也不敢忘的，氣看这几个小

子才也很好，一師傅的话也重了。」

這着阿偉領着我們都立起身來，敬了師傅一杯酒，師

傅似乎才平服了下來，嘆了一口氣，說道：

「阿偉，今夜中秋，你們師傅的牢騷多些。剛才这个
傻仔一杯酒，撩起了師傅的風寒，想著那件事，想着那件事，
所傳退了半輩子，手下的徒弟徒孫，少說也有四五十，就這

剩这个白癡仔，暖他的心——其實他們這輩子也過得
去的了。就拿今晚來說吧！大家还算努力。小玉很好，

阿青手脚慢些，配酒已經練熟了。灵敏老鼠招呼客人，夠
調教。总而言之，事事一個字：和氣生財。尤其是錢

个財神爺得罪不得。盛公不必送了，翟老闆一笑之間，史医生——咱们以後還賴他們起家吧；

「那丁老闆

盛公分曉樂的很快，小玉笑到，我看師傅把吃的圍

圍。

「你懂得甚麼？」師傅~~還有幾句~~在盛公那樣的大芦头，~~他要~~天上的月亮，~~他~~爬上大樹他搞下來呀。我看~~你~~应付史医生就应付得很好，一直跟他嚥

「咗，不知嚼些甚麼去斗，~~他~~他還的笑呵呵。」

「我跟~~他~~，~~他~~有心病，~~安~~他替~~他~~一活，小玉說道。

「再看~~你~~是個歪瓜，從怎麼能活？」師傅笑道，「小玉，你

也向小玉說道，口齒伶俐些，別那魔着手肩膀，出不得人。

「我又沒有心病，叫~~我~~去跟史医生說甚麼呢？」吳敏笑到。

「你沒有心病？」小玉~~驚~~，回过头來這近，
「我看你的心病大的很，你的心碎得那麼厲害，~~醫~~醫生
也未必補得起來。」

「我們都坐了起来，吳敏~~說~~他的齒臉通紅。

「師傅，」~~小玉~~向師傅報告道，「小敏那裡用得着白元
書寫。把他今晚~~那~~新村的張先生，~~待~~看得舒舒服服。
他那~~頭~~才低服，~~嘴~~又提不上。」



「那~~个~~冷心冷面的人也來了？元怎麼沒注意到？」師傅說
「果道。」

「江義

「他躲在~~那~~南莊裡，~~他~~之抱酒，都是威士忌，
主顧也。咱们小敏今晚可吃了四斗草了。小玉打趣道：

孔雀牌

(24×25)

No.

35

「不要緊，你讓我看瞧。」阿偉放下刀，微笑着道。
 吳敏遲疑了半晌，終於從桌子抽出了左手，搁在阿偉的左掌上。阿偉凝着吳敏臉上那道寸把長的殷紅
 斑斑的傷痕，他用另一只手去撓摸一下，說道：
 「小敏，沒關係，我來替你流這道傷疤。」
 说着阿偉便從自己的左腕上，褪下隻手錶解了下來，
 ④ 錶帶是一條深黑色的寬皮條。阿偉把那隻錶，替
 吳敏戴上了，把那刀傷完全包圍住了。
 吳敏笑道：「這隻錶可是五年前我送上海事處科時，老
 東家送給我的。元東送你吧。老爺子很掛記你呀，今晚
 回來見你去。」

「山玉不要胡說了！」吳敏有些焦急了。
 「你還要嘴硬！」山玉突然一把抓住吳敏的左手腕，翻轉
 過身，上面那條刀疤，像條蜈蚣似的，殷紅色模在那裡
 下次你再動手，休想十指纏綿！」
 吳敏趕忙掙扎，山玉却緊握得不放。
 「山玉，你不要再去了為難他！」師傅喝止道。山玉鬆開手，
 吳敏伸出了他那隻古銅色筋脈虬起的手，藏到桌底車下。
 「小敏，你護送她！」阿偉坐在吳敏的右側，他額上的汗
 水都流了下來，他的張清秀的面龐上，紅暉褪了，顯得有
 些蒼白。

No. 39

小玉抱他那取枝木品回游，交给武，带回去伦丽且浪山强尼。

(24×25)

好孩子，你有福了，还不快谢师傅。师傅送你一套金锁。吴敏右手握着左腕上的手链，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小玉却甩出了左手，一隻左手，掌心通红，

我们是皮匠人，情惜的。我想了一辈子，也没人送我一套金锁。

天蓝的吴老闆不是要送你一套精工金锁的吗？我这通

半个馒头。头包磨？」小玉吁了一口气，那晚元去见他，一向他要锁，他把耳朵凑到我脸上，问道：「你要锁还是

写？」

最後一枚函，我們全件遞教傳老爺子，由阿偉代